

武汉大学
出版社



音韵学概论

黄群建 编著



汉语音韵学的基本概念

中古语音系统

中古音系的韵图和《广韵》的反切

以《诗经》和谐声系统为代表的上古音

上古音知识的应用

《中原音韵》及其语音系统

明清时代语音发展脉络

汉语音韵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

音韵学概论

黄群建 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韵学概论/黄群建编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0
ISBN 7-307-02050-5

I. 音…

II. 黄…

III. 音韵学

IV. H014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大冶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16千字 印数:1—2500

ISBN 7-307-02050-5/H·86 定价:12.00元

序 言

李格非

作者黄群建先生曾在给我的信中讲说了一个小故事：“60年代，叶圣陶先生曾对王力先生说，以往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大都写得太艰深，你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写一本比较通俗的书？其时吕叔湘先生也在旁边，他开玩笑说，书名我都给你取好了，叫做《音韵一夕通》。王力先生不久真的按这个意思写了一本《音韵学初步》。王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说，虽然主观上要把这本书尽可能写得通俗一些，但书成之后，自己看了一下，觉得还是不够通俗。”当然，王力先生所言乃谦虚之词，但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如何使音韵学通俗易懂，真正成为易于掌握的口耳之学，同样是需要研究的课题。在这方面还需要专业工作者群策群力，在普及音韵学的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群建长期在高等院校从事汉语音韵教学，有志于在这门学问上做一个化艰深为浅易的有心人，多年来也积累了不少经验，现在终于有成，编出了这本《音韵学概论》，值得庆贺。这本册子虽然不能说在通俗性上尽如人意，但对音韵学的一般原理的阐释确实做到了深入浅出，对初学者的难点、疑点也作了细致的分析，全书条贯明晰，内容循序渐进，只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庶几都可看懂，因此可读性是这本书最主要的特点。

系统性也是本书之所 长。音韵学是一门传统的语言学科，其旧说繁杂，新说纷纭，难以作系统的梳理。如果对尚未定论的

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当然稳妥,但对于初学者来说,却会感到某些环节有所欠缺,而使通篇为之梗塞。有鉴于此,本书全面介绍了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以《诗经》和谐声系统为代表的上古音和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代表的近代音;对一些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如重组、上古声调以及古音构拟等,能以求实的态度予以评述;对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如复辅音问题、梵汉对音和汉藏比较材料的运用等,都有所反映;对汉语音韵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也有精炼的阐述,尤以明清时代语音发展脉络的叙述简明清晰,充分体现了将教学心得与科研成果互相结合、彼此渗透的特色。正因为这样,它才有别于一般的音韵学通论。

本书还充分体现了音韵学的实用性,注意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譬如讲上古音时,就把识别古音通假、推求同源词等问题与音韵学知识联系起来;在每个章节后面还附有练习思考题,有些题目,如解读《广韵》反切的那些练习题,形式活泼,别出心裁,如果不经过反复的琢磨,或者是没有教学实践的人,恐怕是拟不出来的。

总之,《音韵学概论》是一部有关汉语音韵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好书,我乐于为之作序。

本书的作者以前是我的学生。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很勤奋,后来尽管多有坎坷,但仍自强不息,奋笔不辍。本书是继他近年来出版的《通山方言志》、《阳新方言志》和《古代词义例话》之后的又一部学术著作。吾老耄矣,看到后学能如此发愤,乃至成果迭出,深感欣慰。但愿群建能坚持学习研究,不断取得日新、日日新的进步!

1995年5月29日

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时年八十一

目 录

上 编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音韵学	(1)
第二节 音韵学的功用	(4)
第三节 怎样学好音韵学	(10)
第二章 汉语语音分析	(13)
第一节 发音器官和发音原理	(13)
第二节 音素	(15)
第三节 汉语音节的结构	(26)
第三章 音韵学的基本概念	(31)
第一节 关于声母的概念	(31)
第二节 关于韵母的概念	(38)
第三节 关于声调的概念	(45)
第四节 反 切	(63)

中 编

第一章 《切韵》和《广韵》	(71)
第一节 《切韵》的产生和增订	(71)
第二节 《切韵》的性质	(74)
第三节 《广韵》的体例	(79)
第二章 反映《广韵》音系的韵图	(92)
第一节 《韵镜》和《七音略》	(92)
第二节 呼	(97)

第三节 等	(99)
第四节 摄	(105)
第三章 《切韵》音系的研究	(110)
第一节 研究《切韵》音系的材料	(110)
第二节 《切韵》的声母系统	(114)
第三节 《切韵》的韵母系统	(128)
第四章 中古音系与现代普通话的比较	(147)
第一节 声母的比较	(147)
第二节 韵母的比较	(157)
第三节 声调的比较	(175)
第五章 《广韵》反切的拼读	(179)

下 编

第一章 上古音说略	(195)
第一节 上古音研究的材料和方法	(195)
第二节 上古语音系统	(201)
第三节 上古音知识的应用	(216)
第二章 隋唐以后的韵书	(230)
第一节 平水韵和词韵	(230)
第二节 《中原音韵》及其语音系统	(236)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韵书	(240)
附录一 上古音常用字索检	(243)
附录二 诗韵常用字表	(267)
主要参考书目	(279)
后 记	(280)

上 编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什么是音韵学

音韵学又叫声韵学,它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音节结构和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的一门科学,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分析各个历史时代汉字的读音,归纳出各个历史时代的语音系统,包括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并通过各个历史时代语音系统的比较,进而研究汉语语音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音韵学是一门传统的学科,是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古代统称为“小学”。据《汉书·艺文志》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保氏”是古代职掌教育的官名;“国子”是当时公卿士大夫的子弟。“六书”是识字的学问,是蒙童必学的课程,所以汉代就把文字学称作“小学”。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代许多文字的意义已经不可理解了,“小学”逐渐成了深奥的学问,为了考求字义,为古书注解的训诂就应运而生。而文字是语音的载体,人们创造文字是用来记录语音的,因而不弄清语音和文字的关系,有时就无法推求字义。如《礼记·中庸》:“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壹戎衣”按字面

的意义是讲不通的。原来,“衣”是“殷”的音变,汉代郑玄解释说:“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如衣。”这样一来就好解释了:“壹”同“殪”,“戎”训为“大”,“壹戎衣”即“灭大殷”。《尚书·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是其证。由此可见,音韵与文字、训诂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章太炎所说:“音以表言,言以达意,舍声音而为语言文字者,天下无有。”于是,音韵以其特有的方式进入了人们研究的领域。开始,人们对于汉语的音节结构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辨析字音时,只能作些比喻性的描写或用音同、音近的字来表示音读,而且这些材料往往和训诂纠结在一起,谈不上是系统的研究。但是,到了汉末和魏晋,随着佛教的传入,人们掌握了梵文的拼音原理,并用来分析汉字的声、韵、调,同时在这种拼音文字的启发下,发明了反切注音法。于是,反切骤然风行,各种韵书不断问世,一时间,盛况空前。用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的话说:“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如果说此前汉语音韵学还处于酝酿阶段,那么,反切的发明、韵书的编撰就标志着它的诞生。隋唐以后,音韵学终于取得了和文字学、训诂学鼎立的地位,并一起被纳入了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小学的范畴。

唐宋以后,人们又创制了反映中古汉语声、韵、调的韵图,音韵研究又有了切实的基础。其后经过元、明、清各代学者的努力,音韵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一大批音韵学家成绩斐然,他们在“音韵通训诂”、上古韵部的分立、《切韵》音系的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五四”以后,西方先进的语音学传入了我国,汉语音韵学在总结和继承传统音韵学宝贵的历史遗产的基础上,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廓清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概念,统一了彼此矜奇立异的名词术语,使用了一套科学的记音

符号,克服了前人“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的弊病,使这门被人视为“绝学”的学问,变得庶几人人可学。现在,汉语音韵学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汉语音韵学是在我国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语音学的理论逐步建立起来的,语音学在音韵学的理论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音韵学上有许多问题都可以靠语音学知识得到解释。但是,音韵学和语音学毕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语音学侧重于发音方法的分析,是研究人类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以及各种语音的构成的一门学科,它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确定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掌握辨音和记音的基本技能。而音韵学实际上是音系学,它着重于对各个时期语音系统即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归纳和厘定,属于历史语音学的范畴。但是,研究语音系统必然要涉及到语音结构、语音变化的分析,只有运用语音学的观点和方法,才能使这些研究科学化、精确化,因此,语音学和音韵学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个原因,在讲音韵学的时候,往往要先介绍一些语音学常识。

传统音韵学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即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古音学是研究上古时期的语音系统的,它以《诗经》等先秦文献为研究的主要材料。今音学是研究中古语音系统的,具体地说,是研究南北朝到隋唐时代的语音系统的,它以《切韵》、《广韵》等韵书为主要研究对象。“今音”是和被称为“古音”的上古音相对而言的,这是明清时代的叫法,现在沿用了下来,如果给它一个更确切的名称,可以叫《广韵学》。古代流传下来的最完整的韵书是《广韵》。《广韵》是在反映了中古音系的《切韵》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是《切韵》的忠实继承。人们研究中古音系,一般是从《广韵》入手的。《切韵》失传得很早,其唐写本的残卷发现得很晚,《切韵》等韵书的残卷陆续发现后,中古音系研究的领域更扩

大了。至于等韵学,它是以宋元以来的韵图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韵图重在对字音进行审辨,如早期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其主要目的是分析《广韵》等韵书的反切,但它们客观上也反映了《广韵》的语音系统,因此实际上是了解《广韵》等韵书的辅助材料。

音韵学研究发展到近代,又增加了北音学这一门类。北音学研究的是元代《中原音韵》一类韵书所反映的近代北方话语音系统,这方面的内容对于研究现代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是音韵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总之,以上四个方面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基本内容,不过,我们学习音韵学的重点应该放在今音学上,这是因为古音学是在今音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等韵学所研究的早期的韵图本身是对《广韵》音系的分析;就是近代的北方话语音系统,也是从中古音系演变而来的,二者关系之密切自不待言,因此,只有把《广韵》弄明白,然后才好根据它来上考古音,下推北音。罗常培在王力《汉语音韵学》序中说:“代表隋唐音系的《广韵》是现存的一部最古的韵书,治古韵必得拿它作阶梯,治今韵也必得奉它作圭臬”。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广韵》在音韵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节 音韵学的功用

人类社会是先有语言再有文字的,文字记录的对象是语言的声音,汉字虽然不是表音文字,但它仍然是音义的载体。因此,学习古代汉语,阅读古代典籍,就必须要了解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和语音系统。传统的语言文字学虽分为文字、训诂、音韵三门学科,但三者实际上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而其间的纽带就是音

韵。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在《六书音均表·寄戴东原书》中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这充分反映了音韵知识在语言文字学中的重要地位。

那末，学习音韵学究竟在哪些方面有用处呢？

第一，了解古今音变。汉字不是音素文字，它的表音功能往往不大明显，因而随着语音的发展变化，形与音有时就产生了矛盾，如以“也”为声符的形声字“池、他、地、拖、施、迤”，今天却分别读 chí、tā、dì、tuō、shī、yí。其实它们在上古是音同或音近的，只是后来语音发生了变化。又如“圣”和“听”在上古音同，甲骨文“聖”字（今写作“圣”）就是“听”字，它从口、从耳。后来，“圣”由听得懂话引申为明白事理，“圣人”之“圣”即此义，于是，古人就再造了一个“聽”（今写作“听”）字表示“听见”之义。“听”和“圣”原本音同，只是后来才音义各异，如果懂得了这个道理，那么，对《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泰山刻石文句“皇帝躬圣”，泰山刻石拓本作“听”，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在阅读古文时，往往会遇到一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问题，要想判断各家说法的得失，决定取舍，有时就得了解古今音的区别。如《荀子·不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句中“吟口”二字说法不一，郝懿行认为是“贪凶”之误，王先谦认为是“口吃”，即“结巴”之义，杨倞则认为“吟口”是“吟咏常在人口”，以上说法皆难以足信。其实，“吟”即古“噤”字，《史记·淮阴侯列传》：“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索隐》：“吟，郑氏音巨荫反。又音琴。”巨荫反，在古代与“噤”字之音正好相同。因此，“吟”即“闭口不言”，《荀子》“盗跖吟口”句是说盗跖闭口不言，却名声远播，与舜禹齐名，但士大夫们不推崇他，是因为他的行为不符合所谓的“礼义”。“吟”和“噤”是古今字的关系，只不过“吟”的音义后来发生了变化而已。类似这

种情况,如果撇开古今音演变的问题,一味从字形去寻求古义,就无异于南辕北辙,求之愈深,失之愈远。

第二,识别古音通假。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在《经义述闻·通说下》中说:“许氏《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这就是说除了无本字的假借外,还有一种有本字的假借。有本字的假借,就是虽有本字却不用本字,而用另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这种“古音通假”的根据就在于文字是记录语音的,音同或音近的字只要当时社会承认就可以互相借用,而同样达到记录语音的效果。古音通假现象对于接触过古文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当假借字和本字的今音相同时,辨别假借字,一般来说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如《史记·项羽本纪》:“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其中“蚤”通“早”,不言自明。但是,有时假借字与本字今读音差距比较大,那就不容易识破了。如《诗经·小雅·采薇》:“驾彼四牡,四牡骎骎。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腓”本是指胫骨后的肌肉,这里当是“庇”的假借字,言战车是士兵遮蔽身体的屏障。但“腓”今读 fēi,“庇”今读 bì,两者的读音迥然有别,如何假借呢?原来在诗经时代声母没有唇齿音和双唇音的区别,这两个字当时不但韵部相近,声母也相近,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语音事实,对“腓”通“庇”确实无法理解。又如唐代秦韬玉《贫女》诗:“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诗中的“俭”字,注家多误解,把“俭”作本字释为“俭朴”,这是解释不通的。“谁爱风流高格调”就意味着已经没有人欣赏不同流俗的高尚的格调了,那么“时世”哪来的俭朴之风呢?显然是

望文生义。其实,“俭”当作“险”,险梳妆是当时流行的“高髻险妆”,这种时世之妆妖冶卑俗,花费亦高,贫女无钱为之,也不屑于为之。“共怜时世俭梳妆”是说人们都去喜欢那种时世流行的高髻险妆去了。正因为这样,诗中的女主人公才觉得“拟托良媒亦自伤”。我们懂得了“俭”是“险”的假借这个道理,也就不会盲从别人的注释了。

第三,探求汉语语源。词汇是寄寓在语音形式之中的,语音与词汇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语中,当词汇在原有的词语上孳乳出新词的时候,往往是以音同或音近为前提的,如弓满曰“张”,水满曰“涨”,腹满曰“胀”,这几个字皆从“长”得声,声音相类相似,意义也相关相连,人们常说的“音近义通”,指的就是这种同源词之间的关系。同源词并不拘于字形,也就是说,同声符的形声字并不一定都同源,非形声字之间也不一定不同源,如人缺水曰“渴”,江河湖泽缺水曰“涸”,草木缺水曰“枯”,由于这三个字音近义通,所以也是同源词。同源词是从同一个语源派生出来的,因此,探求语源是研究词的构成、语词之间的关系以及词汇的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同源词的形成,绝大多数是上古时代的事,所以必须以上古音为依据进行系源,如果不具备音韵学的知识和素养,这项工作是无法开展的。训释古代词语,用系源的方法有时很能解决问题,如《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有的注本把“时”解释为“伺”,认为“伺”是“时”的假借,殊不知“伺”、“时”古代声母并不相同,因此,与其说是通假关系,还不如说“待”与“时(時)”是同源词,因为二字皆从“寺”得声,在上古读音相近。而且,“时”有“停留”之义,《说文》:“时,四时也。”四时就是时间在一年中停留的四个阶段;“待”也有“停留”义,《尔雅·释诂》:“止、待,逗也。”而“逗”明显有“停留”义,所以“时”与“待”不仅音近,而且

义通,把“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解释为“待他外出时去拜见他”也正与上文的意思相合。但是,要作出这样的解释,首先必须要判定“待”和“时”在上古读音相近,否则就无从确定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

第四,通晓诗词韵律。古代的诗歌韵文,常常要押韵,如果我们不了解不同时代的音韵系统,就不能认定哪些是押韵字。如《诗经·周南·关雎》的“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韵脚字并非是“之”,而是“采”和“友”,这两个字现在读起来并不押韵,但在诗经时代,它们却属于同一个韵部,是押韵的。古人作诗填词,不但要押韵,还讲究声调的抑扬顿挫,这就要协调平仄。如李商隐诗《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此二句本是“不缘玉玺归日角,应是锦帆到天涯”的句式,由于平仄的限制才用了“错位”的句法,不了解这一层,就往往会误解诗歌的内容。诗歌格律理论是在音韵学兴盛的齐梁之际形成的,沈约总结了诗歌音韵美的一些规律,创“四声”“八病”之说,提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主张。这一主张一直为后人推崇,并在创作实践中广为运用,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里的“嘈嘈”、“切切”都是叠音词,前者是浊声母平声字,后者是清声母入声字;前者正好用来表现粗弦的浑厚凝重之声,后者正好用来表现细弦的清越飘逸之音,两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表现出了和谐的音韵美。如果我们不懂得韵律,就很难领会作者的艺术匠心。因此,很难设想一个连平仄、韵律都不懂的人怎样去研究古典诗歌。王力先生曾谈过一个故事:有人注解李商隐的《无题》诗,将“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抄成“此去蓬莱无多路”,以为自己抄的比较合语法,殊不知这样抄写不合平

仄。由此可见,通晓音韵是研究古典诗歌的基本技能,正如清代学者姚鼐所说:“诗文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是门外汉。”

第五,校勘古代典籍。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古籍流传久远,钞刊者众,字例文例,常有不同,要校勘这些古籍,就离不开文字、训诂和音韵知识,而文字和训诂更离不开音韵。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在《春秋名字解诂序》中说:“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执今音以说古义,斯于古训多所未达,不明其故也。”如《墨子·小取》:“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毕沅认为“也”是衍字,应删去,王念孙《读书杂志》则说:“‘也’非衍字,‘也’与‘他’同,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故曰‘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王念孙据《墨子》一书“也”与“他”通用之例,读“也”为“他”,文意豁然开朗,从而认定“也”非衍字,可谓确论,这是用音韵校勘古籍的一个很生动的例子。由于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派的学者能认识到语言最初是音义的结合,文字符号只是因声寄义的一种记录,因而他们能打破字形的限制,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解决了古籍上许多千百年来未曾解决的疑难,在校订经书、史籍、诸子等古代文献方面,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当然,音韵知识也不仅限于在经史子集等古籍的校勘上起作用,它现在已经涉足到了科技、医药、艺术、考古等许多领域,如《本草纲目·介部·蜗螺》:“主治烛馆,明目下水。”“烛馆”一词李时珍引于古书,他自己也不知其义,故说:“烛馆二字疑误。”今人刘衡如在《〈本草纲目〉校点后记》中根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引《淮南子》许慎注:“烛睨,目内白翳病也。”考定“馆”是“睨”的假借,千古疑案,涣然冰释,这也是利用音韵知识校勘古籍的一个很好范例。

第六,研究现代方言。现代汉语方言是古代汉语发展的产物,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的方言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是语音

演变是有规律可循的,各地方言与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都有着严整的对应规律,有些方言的语音特征,不通过与中古音系的比较就很难说清楚,如北京话许多读不送气音的字,赣方言读为送气音,这种参差的关系似乎“剪不断,理还乱”,但通过与中古音对比就发现: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的字不论平仄赣语都读为送气音,而北京话只仄声字读送气音,类似这样的现象,只有在音韵学的角度上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因此,现代方言音系一般都以中古音系统作为参照物来进行调查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就是按照韵书《广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来编排的,其目的正是为了便于进行古今音比较,对现代汉语方言的历史规律性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研究现代方言还要具备上古音知识,如湖北崇阳方言把“猪”读如“都”、“抽”读如“偷”、“除”读如“涂”、“周”读如“朱”等,这种语音现象实际是上古音遗迹的保留。《尚书·禹贡》“大野既猪”,“猪”是“滫”的假借字,而《史记·夏本纪》作“既都”,正说明上古“猪”读如“都”。这种比较对于汉语史的研究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都是有益处的。此外,用音韵学的知识来研究方言的语音规律,还可促进普通话的推广和汉语语音的规范化,推动文字改革,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总之,音韵学的功用是广泛的,特别是学习古代汉语更离不开它,可以说不学习音韵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古代汉语,因此文史工作者、语文爱好者应把它当作必修的科目。

第三节 怎样学好音韵学

过去,音韵学被说得很神秘,致使许多人不敢问津,究其原因,是因为古人缺乏科学的语音学理论,对古代汉语的语音结构